

國學小叢書

陽

明

學

賈豐臻 著

陽明學

第一章 陽明略傳

王守仁，字伯安，餘姚人；學者稱他爲陽明先生。父名華，字德輝，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，授修撰，官做到南京吏部尚書。母鄭氏，孕十四月生守仁。祖母岑夫人，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，因名雲。五歲尙不能言，有異僧拍撫其身，改名守仁，始能言。十一歲時，隨父遊金山，父與客同賦詩，守仁在旁題道：『金山一點大如拳，打破維揚水底天；醉倚妙高臺上月，玉簫吹徹洞龍眠。』客見詩大驚，令賦蔽月山房，守仁隨口答道：『山近月圓覺月小，便道此山大於月；若人有眼大如天，還見山小月更闊。』父見詩，頗憂其不壽。自少寓京師，性豪邁不羈。十五歲時，訪客居庸山海關，縱觀塞外山川形勝，慨然有志於經略四方。十七歲，娶夫人諸氏。二十歲，舉鄉試，好言兵，且善射。二十八歲，舉進士，時西北方急，守仁上邊務八事，授刑部主事，後改補兵部主事。武宗初，劉瑾用事，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銳等二十餘人，守

仁年三十五，抗疏救銳，瑾怒，廷杖四十，死而復生，謫貴州龍場驛丞。正德二年夏，赴謫所，途宿野廟，不知爲虎穴，夜半虎環牆而嘯，未入，明日僧來，見其熟睡，驚爲偉人，遂迎入寺。守仁題壁道：『險夷原不滯胸中，何異浮雲過太空；夜靜海濤三萬里，月明飛錫下天風。』明年至龍場，窮荒無書，日繹舊聞，忽悟格物致知，當自求諸心，不當求諸事物，喟然歎道：『道在是矣。』遂篤信不疑。著五經臆說。三十八歲，爲提學副使，席元山說『知行合一』旨。明年劉瑾誅，調廬陵知縣，入覲，遷南京刑部主事，歷吏部考功郎中，陞南京太僕寺少卿，就遷鴻臚寺正卿，兵部尙書。王瓊素奇守仁才，十一年八月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南贛；是時漳南橫水、桶岡、大帽、洑頭盜賊蜂起，守仁在戎馬中，不廢講學，未幾賊平，進右副都御史，世襲錦衣衛副千戶。十四年六月，命勘福建叛軍，行至豐城，而寧王宸濠反，守仁起兵討平，以功封新建伯，陞南京兵部尙書。五十六歲，奉命征思田，思田平，道中得病，行至南安卒，年五十七。時在嘉靖七年十一月。他的著作，有詩文集，五經臆說，古本大學旁釋，朱子晚年定論和門人所記傳習錄等。陽明有一好友湛甘泉爲他作墓誌，說道：『先生初溺於任俠之習，再溺於騎射之習，三溺於詞章之習，四溺於神仙之習，五溺於佛氏之習，正德丙寅，始歸正於聖賢之學。』陽明天姿聰明，在十七歲

的時候，見上饒婁諒同他論朱晦庵的格物大旨，還家終日靜坐，講讀五經，不輕言笑；後遊九華歸，築室陽明洞中，泛濫二氏學，數年無所得；謫龍場，備歷艱苦，因見聖人大道，吾性自足，不當專求事物的理，於是以『心即理』『知行合一』『致良知』三者教人。說道：『宋周程二學後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，有以接孟氏之傳，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，乃中年未定之說。』學者很佩服他，稱爲陽明學。再將年譜所載的爲他證明。

年譜記道：『弘治元年，先生十七歲，親迎夫人諸氏，合卺之日，偶閒行，入鐵柱宮，遇道士趺坐一榻，卽而叩之，因聞養生之說。』

年譜又記道：『弘治二年，先生謁婁一齋談，語宋儒格物之學，謂「聖人必可學而至。」遂探契之。』

年譜又記道：『弘治五年，先生二十一歲，訪龍山公於京師，徧求考亭遺書讀之，一日思先儒謂「衆物必有表裏精麤，一草一木，皆涵至理。」宦署中多竹，卽取竹格之，沈思其理不得，遂遇疾。先生自委聖賢有分，乃隨世就詞章之學。』

年譜又記道：『弘治十一年，先生二十七歲，談養生。先生自念詞章藝能，不足以通至道；求師友於天下，又不數遇；心持惶惑。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：「居敬持志，爲讀書之本。循序致精，爲讀書之法。」乃悔前日探討未博，而未嘗循序以致精，宜無所得；又循其序，思得漸漬洽浹，然物理吾心，終若判而爲二也；沈鬱既久，舊疾復作，益委聖賢有分；偶聞道士談養生，遂有遺世入山之意。』

年譜又記道：『弘治十五年，先生三十一歲，漸悟仙釋二氏之非。先是五月復命，京中舊遊，俱以才命相馳騁，學古詩文。先生歎曰：「吾焉能以有限精神，爲無用之虛文也！」遂告病歸越，築室陽明洞中，行導引術……久之悟曰：「簸弄精神，非道也。」又屏去已而靜久，思離世遠去，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，因循未決；久之，又忽悟曰：「此念生孩提，此念可去，是斷滅種性矣。」』

弘治十八年，先生三十四歲，與湛若水定交。年譜記道：『學者溺於詞章記誦，不復知有身心之學，先生首倡言之，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，聞者漸覺興起，有願執贄及門者；至是專志授徒講學，然師友之道久廢，咸目以爲立異好名；惟甘泉先生若水，時爲翰林庶吉士，一見定交，共以昌

明聖學爲事。』

正德九年，先生四十三歲，門人蕭惠好儒釋，曾警告道：『吾自幼篤志二氏，自謂既有所得，謂儒者爲不足學；其後居夷三載，始得聖人之學，若是其簡易廣大，始自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。』

又明儒學案說道：

先生之學，始泛濫於詞章，繼而徧讀考亭之書，循序格物，顧物理吾心，終判爲二，無所得入，於是出入於佛、老者久之；及至居夷處困，動心忍性，因念聖人處此，更有何道，忽悟格物致知之旨，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不假外求；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，自此之後，盡去枝葉，一意本原，以默坐澄心爲學的，有未發之中，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；視聽言動，大率以收斂爲主，發散是不得已。江有以後，專提致良知三字，默不假坐，心不待澄，不習不慮，出之自有天則，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，此知之前，更無未發；良知即是中節之和，此知之後，更無已發；此知自能收斂，不須更在於收斂；此知自能發散，不須更期於發散；收斂者感之體，靜而動也；發散者寂之用，動而靜也；知之真切篤實處，即是行；行之明覺精察處，即是知；無有二也。居越以後，所操益熟，所得益化，時時知是知，非

時時無是無非；開口卽得本心，更無假借湊泊；如赤日當空，而萬象畢照。

吾們一面要知道人家稱許他的話；一面又要知道人家反對他的話；陽明死後，桂萼等曾譏誚他；說道：

守仁事不師古，言不稱師；欲立異以爲高，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；知衆論之不予，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；號召門徒，互相倡和，才美者樂其任意；庸鄙者借其虛聲；傳習轉訛，背謬彌甚；但討捕耷賊，禽獲叛藩，功有足錄；宜免追奪伯爵，以章大信，禁邪說以正人心。

又明史傳贊說道：

王守仁始以直節著；比任疆事，提弱卒，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，平定孽藩；終明之世，文臣用兵制勝，未有如守仁者也。當危疑之際，神明愈定，智慮無遺；雖由天資高，其亦有得於中者歟！矜其剏獲，標異儒先，卒爲學者譏。守仁嘗謂胡世寧少講學，世寧曰：『某恨公多講學耳。』桂萼之議，雖出於媚忌之私，抑流弊實然，固不能以功多爲諱矣。

陽明與友人及門人所講的話，以『心卽理』『知行合』『致良知』爲最多；研究王學者不可不知。

第二章 學說

陽明學說，大都說他直接象山；象山的學問，當時學者不甚注意，獨陽明對他特別推崇，曾與門人比論象山和晦庵的學問，說道：

今晦庵之學，天下之人，童而習之，既以入人之深，有不容於辨論者；而獨惟象山之學，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，而遂藩籬之，使若由賜之殊科焉，則可矣；而遂擯放廢斥，若硃硃之與美玉，則豈不過甚矣乎？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，以爲象山一暴其說，雖以此得罪無恨；晦庵之學，既已章明於天下，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，於今且四百年，莫有爲之一洗者。

象山的學問，簡易直截，以明心爲主眼，所以人家往往說他和禪相同；陽明大抱不平，於刻象山文集特作一序，明辨陸學和禪的不同，對於世人隨聲附和，深爲感慨。說道：

自是而後，有象山陸氏，雖其純粹和平，若不逮於二氏（周、程），而簡易直截，真有以接乎孟子之傳；其議論開闢，時有異者，乃其氣質意見之殊，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，則一而已。故吾嘗斷以

陸氏之學，孟子之學也；而世之議者，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，而迷詆以禪。

王陽明年譜又載道：

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，其學術久抑而未彰，文廟尙缺配享之典，子孫未沾褒崇之澤，牌行撫州府金溪縣官吏，將陸氏嫡派子孫，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，免其差役，有俊秀子弟，具名提學道，送學肄業。

但是陽明的學說，不能說他全屬於象山；陽明的『知行合一』說，程伊川發其端；陽明答王虎谷書，說道：

程子云：知之而至，則循理爲樂，不循理爲不樂，自有不能已者。復理爲樂者也，非真能知者，未易及此；知性則知仁矣。仁，人心也。心體本自弘毅，不弘者，蔽之也；不毅者，累之也；故燭理明，則私欲自不能蔽累；私欲不能蔽累，則自無不弘毅矣。

陽明的『知行合一』說，和程伊川全相同；陽明以唯心爲學問第一義，和象山全相同；象山『心即理』的觀念，爲『知行合一』說的基礎；故陽明以陸象山爲正學的系統。

第三章 哲學的思想

第一節 心即理說

大禹謨說得好：『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』這是講心學的鼻祖。仲尼祖述堯舜，就以心學爲基礎。他以仁爲一貫的大道，故和門弟子論仁，如『克己復禮』，如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，如『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』等，都和心學有關係。而曾子說孔子一貫之道，就是忠恕；如果照忠恕二字字義講，孔子是明明講心學。孟子講心學，如『仁，人心也。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勿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，有放心而不知求。學問之道，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』『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、義、禮、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勿思耳矣。』孟子說最是簡易直截，故陽明稱象山，并稱贊孟子。象山和晦庵不同處，就是象山講心學，晦庵不講心學。故陸則爲尊德性；朱則爲道問學；不過象山的學說，不及晦庵的流傳得廣，自宋至

明始有陽明繼承他的學說；故欲研究陽明『心即理』說；當先研究象山所說的是怎樣。

象山年少的時候，已悟到宇宙二字的真義；說道：『宇宙內事，乃己分內事；己分內事，乃宇宙內事。』又說道：『宇宙即是吾心；心吾即是宇宙；東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也；西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也；南海、北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也；千百世之上，至千百世之下，有聖人出焉，此心此理，亦莫不同也。』後來象山講學，就是推闡這種意義，故說『心即理』也。這就是象山學說的根本。茲述象山『心即理』說，以便參考。

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，如『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』之類，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；如『學而時習之』，不知時習者何事；非學有本領，未易讀也；苟有本領，則知之所及者，及此也；仁之所守者，守此也；時習之，習此也；說者，說此；樂者，樂此；如高屋之上，建瓴水矣。

象山所說的此，就是指心。他又說道：

道理只是眼前道理；雖見到聖人田地，亦是眼前道理。

義理之在人心，實天之所與而不泯焉者也。

蓋忠信，人之所固有，心之所同然也。

循自然之理，無内外表裏之別。

此理在宇宙間，未嘗有所隱遁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，順此理而無私焉耳；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，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？

此理充塞天地，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，況於人乎！誠知此理，當無彼己之私，善之在人，猶在己也；故『人之有善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。』

宇宙之間，典常之昭然，倫類之燦然，果何適而無其理也。

塞宇宙一理耳。上古聖人，先覺此理，故其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

塞宇宙一理耳。學者之所學，欲明此理耳；此理之大，豈有限量；程明道所謂『有憾於天地，則大於天地者矣。』謂此理也。三極皆同此理，而天爲尊。

此理本天所以與我，非由外鑠我；明得此理，卽是主宰，真能爲主，則外物不能移，邪說不能惑。

心，一理也；理，一理也；至當歸一，精義無二，此心此理，實不容有二仁，卽此心也。此理也。

萬物皆備於我，只要明理。

這就是象山『心卽理』說的大略。陽明承象山的學說，故陸王同爲心學。陽明曾序象山文集，說道：

析心與理爲二，而精一之學亡。世儒之支離，外索刑名器數之末，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；而不知吾心卽物理，初無假於外也。佛老之空虛，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，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；而不知物理卽吾心，不可得而遺也。

這就是陽明推尊象山，而陰諷晦庵學派的支離，和佛老二氏的空虛。又說道：

心外無理。心外無事。

又說道：

夫物理不外於吾心。外吾心而求物理，無物理矣。遺物理而求吾心，吾心又何物耶！

爲一；說道：
陸王『心卽理』說和晦庵『卽物窮理』說，根本不相容；晦庵分心和理爲二；陽明合心和理

朱子所謂格物云者，在卽物而窮其理也；卽物窮理，是就事物物上，求其所謂定理者也；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物物之中，析心與理爲二矣。

又說道：

夫外心以求物理，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，此告子義外之說；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。心一而已，以其全體惻怛而言，謂之仁；以其得宜而言，謂之義；以其條理而言，謂之理；不可外心以求仁，不可外心以求義，獨可外心以求理乎？外心以求理，此知行之所以二也；求理於吾心，此聖門知行合一教。

又傳習錄記和門人的問答：

徐愛問：『至善只求諸心，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？』先生曰：『心，卽理也。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？』愛曰：『如事父之孝，事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治民之仁，其間有許多理在，恐亦不可不

察』先生歎曰：『此說之蔽久矣！豈一語所能悟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。且如事父不成，去父上求個孝的理，事君不成，去君上求個忠的理，交友治民不成，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，都只在此心；心即理也；此心無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，不須外面添一分；以此純乎天理之心，發之事父便是孝，發之事君便是忠，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，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……』

愛問：『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，深思之未能得略，請開示。』先生曰：『禮字即是理字；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，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，只是一物；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；要此心純是天理，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；如發見於事親時，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；發見於事君時，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；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，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；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，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；至於作止語默，無處不然；隨他發見處，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；這就是博學之於文，便是約禮的工夫；博文即是惟精。約禮即是惟一。』

愛問：『道心常爲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聽命，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，此語似有弊。』先生曰：『然。心一也；未雜於人，謂之道心；雜以人僞，謂之人心；人心之得其正者，即道心；道心之失其正者，即

人心初非有二心也。程子謂「人心卽人欲；道心卽天理。」語若分析，而意實得之。今日道心爲主，而人心聽命，是二心也。天理人欲不並立，安有天理爲主，人欲又從而聽命者？」

或問：「晦庵先生曰：『人之所以爲學者，心與理而已。』此語如何？」曰：「心卽性；性卽理；下一與字，恐未免爲二；此在學者善觀之。」

或曰：「人皆有是心，心卽理；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？」先生曰：「惡，人之心失其本體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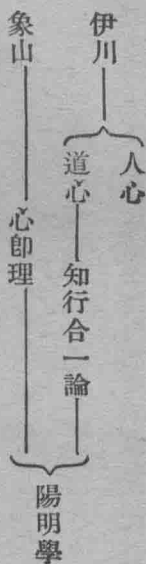
、陸澄問：「延平云：『當理而無私心。』當理與無私心，如何分別？」先生曰：「心，卽理也；無私心卽是當理，未當理便是私心，若析心與理言之，恐亦未善。」

以上爲陽明「心卽理」的學說，當與象山學說參看。

第二節 知行合一說

上說陽明的學問從承繼象山而來，不過「知行合一」的學說，象山從未曾講過，程伊川曾微引其端緒，而適所以促成陽明的學說，這是無論何人所料不到的。今述陽明和伊川、象山二人的關

係，表示如左。



伊川的知行合一論，尙未能大放光彩，因伊川將人心和道心對立，終不免有支離的傾向。象山雖未曾說過『知行合一』的話，然以『心即理』爲學問的第一義，簡易直截，能繼承聖門正統而有餘。陽明集二者之大成，而世遂有陽明學。

古今來關於知行的言論很多，有主『先知後行』的，如中庸所載『學問思辨』後，繼以『篤行』是有主『先行後知』的，如孔子所說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』是有主『知易行難』的，如尚書說命篇所說『知之匪艱行之惟艱』是有主『知難行易』的，如孫中山所說『三民主義』『五權憲法』是陽明所說的『知行合一』和上四者全不相同。就是和程伊川、蘇格拉底二人所說的『知行合一』亦稍有差異。今將二人的言論記出，以備參考。